

## ■三言二拍

## 老涂的食谱笑话

米一名

有位老朋友姓涂，是上海人，天生幽默，有许多关于“吃”的笑话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与老涂一起出差，参加机械部组织的全国行业质量评比。那时，出差自带全国粮票，拿个饭盒到食堂去吃。这天，在北京一家厂里吃中饭，这位老兄看了窗口黑板上写的菜单，其中有一个菜是“炒鸡子”，一毛二。他就要了一个，人家给他打了一份炒鸡蛋。他拿到手不乐意了：“我要‘炒鸡子’，就算不是鸡块，起码也应该是鸡丁吧？”旁边北京人就用一口标准的北京

话解释了：“鸡子儿就是鸡蛋。”老涂嘴里就蹦出一句：“我吃鸡，不吃鸡儿子！”

第二天，我们就上了天津。在街上，老涂神秘兮兮地拉我：“走，我们尝尝天津人肉包子去！”我吓了一跳，怎么天津还有孙二娘的黑店？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那家店主人嫌到处都是天津狗不理包子铺，名字太俗气，就把自己的店起名叫“天津人”，后面跟三个小字“肉包子”，意思是天津人开的肉包子铺，结果这位老兄硬是把它读成“天津——人肉包子”。

到了南京我们厂，还是

在食堂吃饭，老涂盯着饭牌子看了半天，笑咪咪地冲里面喊：“买花圈！”食堂大师傅一愣，买花圈，还买棺材呢！我在外面指指牌子又摇摇头，大师傅出来一看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烧饭的文化水平有限，写错字了，把‘今日供应花卷’写成‘今日供应花圈’了。”打那以后又落下一个话柄，他老是我叫“花圈”的。

此后，我们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。退休了，我邀他到南京来，他就带着老婆来玩了几天。那天从阳山碑材、汤山洞游玩回来稍晚了一

些，饭菜已上桌多时。老涂凑到桌前一闻一看，回头就喊我老伴：“嫂子您不要太客气，这道菜您的功夫可是下大了，一个个黄豆捏得全是褶……”其实，这就是一盘水煮黄豆拌干菜丁，只是上桌时间长了，黄豆起了皱皮。

我老伴哭笑不得地说：“真有你老涂的，怪不得我家老米说你张口就是笑话。”老涂得意起来了：“不满各位，我光食谱笑话就记了一本，前两天，我还发现一家‘兰州牛肉拉面’的招牌上，‘肉’字被风吹跑了，变成了‘牛拉面’，那面会有多劲道啊！”

## ■南京萝卜

## 地铁上的行李箱

江辉生



郭喆 图

下班后坐地铁回家，车上人满为患，根本没有空位子，只好手扶栏杆站着。过了两站，车厢后侧空出了两个挨着的位子，我赶紧过去。但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已捷足先登，并且还把一个皮箱放在旁边的空位子上。

“能不能把箱子放下来，让我坐一下？”我非常客气地对他说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大概是见我身单力薄的样子，他不屑一顾地说：“有人，他刚去卫生间了。”

我将他的箱子放了下来，稳稳地坐上去。他猛地站了起来，瞪着眼睛说：“我跟你说了，这个位子有人，他委托我给他看行李！”

我友好地说：“没关系，等那个人回来，我会让给他的。”他再次睁大眼睛盯着我，半天没出声。我与他就这

样僵持着。

大约过了十分钟，他说的“那个人”始终没有露面。地铁停在终点站，乘客们纷纷准备下车，坐在我边上的男子也起身准备提箱子。我一把将他的手按住。

他脸色大变，冲我大声吼着：“这是我的行李，你脑子有病啊！”我毫不让步：“不对，刚才你说过，这是别人委托你照看的。人家的东西！”

我们的吵闹声很快吸引了周围的乘客，一位老者过来说：“不能让他拿走，他说过这样的话，我可以证明！”

车站的工作人员过来询问事由，听我们把事情经过一解释，他对那男子说：“既然大家都听到你说是替人照看行李的，那么这个箱子你不能拿走，按照规定应由我们替他保管，你下车跟我们做个登记吧。”

## ■不是乱弹

## 护士实习

韦耀武

小妹在医学院学护理专业，平时住校，到了周末就回来。每次她一回家，都要把全家人当成实习对象。折腾自家人还不够，她还把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楼。

上个礼拜，小妹又回来了，打电话让我到车站帮她拎一些书。走到小区门口，几个正在晒太阳的大爷大妈一看到她竟纷纷四散而去。她主动跟还没走远的王大爷打招呼：“大爷，晒太阳呀。”王大爷却一声没吭，自顾自走远了。

小妹气得噤声几步上了楼。我不解，追上王大爷问：“大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王大爷哆嗦着说：“听说，燕子开始要练习打针了？”

## ■同笑时代

## 最爱的花

绿叶

能拍马屁拍到马腿上。

于是，他就去问五岁的儿子：“乖儿子，知道你妈妈最喜欢什么花吗？”

儿子说：“嗯……妈妈

好像是喜欢一种花。”

当爹的听了喜出望外地问：“真的？是什么花？”

儿子说：“就是‘拿钱来花’呀。”

## 表错情

赵子云

厅走，一边走还一边说：“你是她同事吧？哦，不是啊，那是她的同学吧？啊，也不是啊……呵呵，你这年轻人还蛮稳重的，你家在哪里啊？哦，苏北，苏北好嘍，苏北的孩子老实，不滑头，晓得尊敬老人。那家里兄弟姐妹几个啊？哦，你是老巴子，他们都成家了吧，那你家人也该

为你着急了……”

这时，小陆从里屋换了外套走出来，说：“你的工具没带齐吗？怎么还不开始修？”那小青年也尴尬地说：“阿姨，我是来修冰箱的。”

我这个老邻居啊，自从女儿过了24岁生日以后，对她身边的年轻男孩就一直是这样问话的，习惯喽！

## ■蔡话宝典



## 丑人多作怪

最近的MSN上，老有人发来相同的视频：红楼人物海选活动中，一个报名扮演柳湘莲的小伙子在作怪。

在我老家有句俗话说叫“丑人多作怪”。从海选超女看起，历经各种类似的选秀活动，越看越认识到这句俗话的精确到位。需要注明的是，这句话中所谓的“丑人”，并非真指长得丑，它只是个比喻，大意类似于“东施效颦”。这位柳湘莲，就是在效各种各样的颦，这姐姐那娃娃的颦。

红楼人物海选也算选秀

活动的成功之作，优秀选手不在少数。可这些优秀人才的视频并未广泛流传，反而是离海选宗旨最远的一个选手抢了风头。

又要加注——我理解的宗旨，也就是活动海报上标明的宗旨，是要选拔确能胜任《红楼梦》演出任务的合格演员。但这位柳湘莲，连带前不久所谓拿刀逼迫评委的那位，显然都不符合这一宗旨。

那位说了，你太老古董了！海报上的宗旨只是面上的说法，当不得真。这是一场大型活动，要多角度去理解。正是这些丑人多作怪的内容，才真正吸引人眼球，也才能获取经济效益——这个道理我明白，不信我说给你们听：

这活动真是优秀策划案例，第一，《红楼梦》人物众多，真要从已然成名成腕者中挑选演员，档期有否另说，光演员酬劳就是天文数字。找新人能节约多少成本啊！第二，那么多老戏学一辈子靠《红楼梦》吃饭，此番要重拍，一个招呼打不到，指不

定会出什么岔子。借海选机会，都出来摆个样子做做评委，人人都有参与感，这就堵了多少人的碎嘴。第三，如此大活动，自然会有商家赞助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已丰，舒服死了。第四，海选中的花絮，随便剪剪，就是一档二十分钟的节目……可是我想问，所有这些，和《红楼梦》，和电视剧的创作，有多大的关系？

说到这里我就颓了，因为我知道，现在的文艺，以至现在的生活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什么影视不影视，什么戏剧不戏剧，什么文学不文学，什么文艺不文艺，甚至，什么生活不生活，这些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，新世纪的新人类们根本不需要分这么细，包里归堆儿，都叫它们“娱乐”好了。

几个月前，我也有幸被邀至这场海选活动中，担任初评评委。活动组织者给三十个评委们讲注意事项，其中一条是：原则上每位选手才艺展示的时间只有一分钟，但碰上优秀的，或者是特

别搞笑的，可以适当延长。听完这话，坐我旁边一位红学大腕稀里糊涂地悄悄问：为什么？几天之后评委们在一起吃饭，我问那位老先生：现在明白没？他苦笑了一下，叹着气说：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做吧，娱乐嘛。

我认定老先生并未真正弄懂，所谓“娱乐嘛”，不过是学舌而已，真正什么叫娱乐，他明白不了。我当然也没参透，就想明白的部分看，娱乐这东西太扭曲，太不真实；最可怕的，是它让大家都再也不要心于创作，因为没有人在再关心创作，叫“创作”的这位戏子已被打入冷宫，当红的角儿名叫“模仿”，甚至是“抄袭”。

如此说来，前文所讲的“丑人多作怪”，不光是在说那位柳湘莲，也是在说整个红楼人物海选，更是在说眼下社会涵盖一切的这个巨型怪物——娱乐。

杨荣：资深出版人。著有《找不着北》等影视剧、《在黑夜抽筋成长》等随笔集。

## ■断魂枪



## 每天思念一本书

我前些天发现去年我买的书里有很多都是给孩子看的书，比如亚米契斯的《爱的教育》、郑渊洁的几本童话、蔡康永的《有一天啊，宝宝……》，以及《长腿叔叔》《夏洛的网》等等。而且，很多和它们一起买来的别的书到现在还没来得及看，这些却大都读完了。我本来想，或许是童年没有读过这么好玩的童书，潜意识里要补补课的缘故，可后来觉得不对，我虽没读过什么经典童书，可是有趣的书还是看过很多的。

我的阅读生涯得算是从小人书开始的。我说的小人书有好几种，一种是常见的手绘连环画，我印象最深的一本叫《偷拳》，说的是太极宗师杨露蝉和八卦掌名家董海川等人的故事；还有一种是影视剧照型的，我印象深刻的有《武林志》《二龙山聚义》；还有一种是彩色的卡通书，我当时的收藏有《黑猫警长》《松鼠理发师》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《狐狸列那》《兔子帕格斯历险记》等。读《黑猫警长》的最大收获是知道了母螳螂会为了繁衍后代而吃掉公螳螂；读《松鼠理发师》，印象最深的是烫成卷发的狮子被画得很“主妇”；在《小飞侠彼得潘》里读到那小姑娘为彼得潘缝好影子时，俺稚嫩的心中也曾涌起一阵温暖；看到狐狸列那跑到农场里偷吃红肠时，则一度嘴馋得厉害。

我想不起来自己独立读

完的第一本没有图画的“字书”是什么，但还记得比较早的几本。一本叫《小花公鸡》，是一本注有汉语拼音的儿童读物，内容有童谣、故事，甚至绕口令。“七个阿姨来摘果，七个花篮手中提，七个果子摘七样，摘的是槟子橙子桔子柿子李子栗子梨”之类的绕口令，我就是那时候背下来的。还有一篇讲台湾小朋友从没见过雪，我一度以为是台湾小朋友都懒惰，一到冬天就窝在家不出门。另一本书叫《没有鼻子的猴爷爷》，讲的是一只猴子的经历。详细情节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有几段猴子间的打斗戏当时看得很过瘾，间接导致了后来常和邻居家的小朋友一块儿去练习爬树。

还有一些书是所谓“知识书”，比如《益智趣味故事100个》《趣味数学一百题》等，我最喜欢的一本叫《智力训练三百题》。当时没有“脑筋急转弯”的说法，但那里面的很多题目已经很有些“转”了，如“A说自己不是B的爸爸，B却说自己不是A的儿子，可C却说他们俩都没说错。怎么回事儿？”之类。我当时曾经用这套问题难住过众多小朋友，很是风光，只是当众公布答案说“B是A的女儿”时，小朋友们大都表示不屑和鄙夷。多年以后，当满大街的小朋友间都流行起了这样的玩法，我不禁仰天长叹：做一个超前于时代的人，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。

我有一个朋友最近一直在网上弄一个“每天思念一本书”的名堂，到现在已经思念了160多本。我读书少，记不起那么多好书，但还是难免思念一下，思念那些曾被捧于我们掌上、触碰我们喜怒哀乐的书，思念读那些书的岁月，也思念当时读书的自己。

东东枪：专栏作家，网站编辑。专栏文字散见《新快报》《南都周刊》等报刊。

## ■甲方乙方



## 方国荣 楼长

知青这一代，是不是命里注定要居无定所，到处奔波的？我十五岁时从上海“上山下乡”到东北，“八年抗战”转回江苏祖籍之后，无锡、深圳、海南，四处漂泊，都是租房住。南京是客居最长的城市，十五六年里也搬了七八个地方，“租房一族”

一当就是十多年。

写东西的人总想找个安定一点的窝。经朋友介绍，我租了一个好地方——坐落在闹市区的某某干休所宿舍大院。那五层楼的房子虽然旧了一点，但环境特好，院子里到处都是花草草的，空气清新，住的人家也不多。虽然房租贵了一点，但套型好，又大，怎么看怎么满意。房东是“有房一族”，不但有房，而且一有就有两三套，还闲在那里，于是就租了一套给我们。

因为幽静，所以热闹。每逢周末朋友们都聚到我这幽静之处搞“城建”。这天，一圈没打完，只听有人“插门”。开门一看，是个满脸严肃的长者，他抱怨：你们也太吵了吧？我就住在楼下，什么都能听得见！我尽量陪着笑

脸：大伯，这是五楼，四楼没人住，怎么吵到您三楼了呢？

“你们是怎么住进大院来的？这是干休所宿舍！不是大排档！”看那老者气呼呼的样子，我只好赔笑：“我们是租，租，大伯，您是……”

“我是这个楼的楼长……这事我不管谁管？”

听房东说，这楼本来也没什么楼长，可那老伯热心公益，房管部门就口头封了他这么一个官。楼长在地方上原是厅级干部；在部队则是师级，如今离休爬楼梯，什么级都不是。

楼长管楼很认真，有什么事，来什么人都要问问。其实“楼长”这官很烦人的：收电费、垃圾费都是他的事。有时不该管的他也管，打扫楼道、楼梯，给花草浇水……样样操

心。从“官”来讲，他这楼长当得还真是称职，是个好官。

楼长家三楼四楼各有一个大套，就老夫妻俩住，四楼基本空着。楼长家也有闹人的时候。一到寒暑假，过年过节，孙子孙女，外孙外孙女，大大小小一大群，把三楼四楼都住满了。孙子辈哭哭笑笑，打打闹闹，搞得整楼的居民都睡不好觉。这时候，楼长见到邻居总有点不好意思。

大院的地段好，那楼拆了要盖小高层。两年没住满，我又要搬家了。搬家那天，楼长来送我们，我为搞“城建”常闹腾他们向他表示歉意。楼长摇摇头，握住我的手许久不放，眼神里透出的尽是伤感和不舍。

方国荣：作家，中国作协会员。触网多年，现主要从事“手机小说”创作。